儿时的老街

方文娟

老家在皖西山区的历史文化名镇毛坦厂镇上，那里有一条明清老街，我家住在上街头。 这是一条依水而建的街，始建于明清时期，建筑属于徽派风格，有马头墙，有阁楼，有天井，有四合院，青砖灰瓦，错落有致，宛若一幅江南民居画卷。少数土木结构的房屋由于年代久远，看上去斑驳陆离，青苔缠身，仿佛风化了千年，诉说着古镇的历史沧桑。

老街的路面是由鹅卵石堆砌而成，中间是青石板，每块青石板的中间都有一条沟槽，相传是当年独轮车碾压形成。在那个高跟鞋没有盛行的年代里，穿着布单鞋走在老街上似乎脚下有风。晨曦微露的街头，小鸟在屋檐上叽叽喳喳，远山上还罩着一层雾气，老街便开始复苏了。在露水打湿的青石板上，有挑着柴禾的农人吆喝着叫卖，有赶早买油盐酱醋的乡邻们匆匆走过，有上学的孩童们蹦蹦跳跳地走过，老街一天的热闹便开始了。老街是毛坦厂当年的经济中心，三四华里长的街上大多是商铺，各种传统手工艺店铺应有尽有，木匠铺、铁匠铺、酒坊、裁缝铺临街而立，街上行人熙熙攘攘，使本已狭窄的老街显得更加拥挤。

黄昏的老街是一道别致的风景，夕阳仿佛要在这里驻足，不忍离去。家家户户的烟囱里冒出了缕缕炊烟，铁锅炒菜的香味儿飘荡在大街上，惹人垂涎。隔壁李奶奶家厨房飘出了菜香，我和哥哥似乎更饿了，轮番催促着母亲做饭快点。待到饭菜做好了，大人小孩们又都捧着饭碗到街上了，有的去了邻居家，有的坐在家门口，边吃边聊，好不热闹。这是老街的新闻时段，张奶奶家添孙子了，王老头儿生病了，偶尔还蹿出个段子手杨大叔，几句话便逗乐了街坊四邻，欢笑声洒了一地，醉了夕阳。再晚一些时，站在老街的街头北望，对面刘家榜山脚下家家户户亮起了灯，远看就像夜幕中一颗颗闪着光芒的小星星。这时街上人声渐微，偶尔能听到几声远处的犬吠，老街的夜悄悄降临。

我最怀念老街的夏夜，家家户户在街上乘凉，有的躺在躺椅上，有的睡在凉床上，也有的坐在小竹椅子上拿着芭蕉扇摇啊摇，大人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聊天。那时候的夜晚，萤火虫儿漫天飞舞，一闪一闪，我们几个小伙伴扑来扑去跟着萤火虫儿到处跑，在黑暗的大街上窜来窜去，像一个个小精灵。隔壁老查家，绝对是个让人神之向往的地方，因为这里经常有“群英聚会”，共议“鬼”事。他们嘴里的鬼故事活灵活现，据说都是亲身经历，时间大多发生在解放前，通常是某年某月某人独自夜行，偶遇鬼事……当时的我们，充满着好奇，挤在人缝中听大人们绘声绘色地讲，听后又毛骨悚然，连回家都害怕，唯恐自己也遇到了那鬼。我的大伯父是个老私塾，偶尔兴起，会讲一段《三国演义》。他讲得很慢，尽量保持原文的用词，讲至精彩处，大伙儿齐声喝彩，他便趁机狠吸一口粗烟，很陶醉的样子。及至九十点钟，暑气渐消，老街凉快了下来，邻居们纷纷回家睡觉了。

七岁那年大年三十，全家人都坐在桌上吃年夜饭，我和哥哥迫不及待下了桌子，急吼吼地要去街心放烟花。那年代的烟花是长筒的，细细长长，我哥手执长筒对着天空就放起来，第一颗烟花刚冲出去就坠落到对面刘奶奶家的草屋顶上，眼看着屋顶就冒起了烟来。我吓得大叫，喊来了家人。火苗越来越大，惊扰了四邻。邻居们纷纷从家端水出来，几个年轻人搬来木梯，爬上屋顶，其余邻居轮流递水上去，不到十几分钟时间，大火被控制住了。由于救火及时，只烧了刘奶奶家屋顶的一角，隔壁几户人家没受影响，是热心的老街邻居们挽救了老街的一场灭顶之灾。至今，我对烟花还心有余悸。

小时候，我们年龄相仿的小伙伴有五六个。我们经常在一起玩躲猫猫，从张家厨房藏到李家茅房，上街头每一个角落都有我们小小的身影和欢笑。我们上学一起，放学也经常一起，平时在一起玩，我们还互相起了绰号……我们经常恶作剧，比如，把张老爹家的锅藏到了汪奶奶家厨房，让他做饭时找不到着急；大热天把隔壁老查伯凉好的一搪瓷缸茶偷偷喝光，剩下干巴巴的茶叶服服帖帖地躺在缸底，经常惹来父母一顿骂。老街的每一个小角落，我们都是那么熟悉，闭着眼睛都知道哪对哪儿。时至今日，我还记得老查伯家温酒的老古董和李奶奶家烧香的铜香炉，它们是那样的精致。就这样打着闹着嬉笑着，我们长大了，老街也渐渐衰落了。

成年后，小伙伴们七零八落，有的嫁人，有的迁居外地，过年回家时难得见一面，也就是匆匆几句寒暄。生活在不同的轨道，已经彻底拉远了彼此的距离。我们呼唤着彼此的小名儿，脸上却都刻上了岁月的痕迹，我们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。只有那古老的青石板街道，那西闸门前的大柳树，那条宽阔的大河，依旧还是儿时的模样，见证着我们共同成长的童年时光。那些看着我长大的邻居，不觉间被时光雕刻成了老人，有的已经去了。听说文娣后来嫁到了农村，有一年在老家偶遇她，问及她的生活，她说自己在外打工，孩子在农村给婆婆带，言语间充满了生活的艰辛，记忆中快乐的小文娣不见了。

老街像一位静默的老者，见证着岁月沧桑，目睹着我们这一辈人长大，在老街的鹅卵石街道上，我们的背影越来越远。如今的老街，已经成了被保护的历史古迹，迎来了旅游业的春天，不见了儿时的炊烟。很多年后，青石板街道依旧静卧在斜阳里，老街游人如织，成了历史名胜，而我们彻底被岁月雕琢成了老人。夕阳西下，回忆里氤氲着袅袅炊烟，昔日街坊四邻的面孔渐渐清晰，然而他们大多去了，只剩下自己尚未走完的残年。仓央嘉措有诗云：这么多年，你一直在我心口幽居，我放下过天，放下过地，却从未放下过你。也许，有一种美好就只存在于记忆里，就如这一季花开烂漫，我却一直在记忆里找寻儿时的那一季桃花盛开。

散文

热脸 冷脸

武明发

田野里的油菜花开了，从眼跟前的村庄一直接到远方的山脚下，像一片金灿灿的海。从村庄里引出来的一条弯弯的水泥路，将静静的海面划开一条细细的缝隙，刘姨那白花花的头发在金色的浪波里游弋。这条两米多宽的水泥路是政府前年才修的，两边路肩上草色青青，清晨的露水打湿了路面，刘姨坐下的三轮车的橡胶轮子在路面上轻快地滚动。她身后的车斗里驮着三包米，两筐蔬菜，一篮鸡蛋，她要把这些送给城里的儿子。米是自家那三斗田里种的，是没打农药的，菜是她今天一早从自己的菜园里摘的，鸡蛋也是自己养的鸡下的，这些东西给儿子、孙子，吃着放心。

从正月闹新冠肺炎以来，她就担心着城里的儿子、孙子。几次打电话跟他们说，不行就住到乡下来吧，乡下安全。可是那些人呀全都不听，就是不叫人省心。她就想着一定要给自己的儿子送些东西过去。这身老胳膊老腿现在还能动，哪天眼一闭、腿一伸，就不去管他们了。

自从儿子学校毕业在城里安排了工作，刘姨的心思就一直牵挂在儿子的身上。尽管儿子现在也早已是有儿子的人了，可是在娘的心里，再怎么的，还是儿子。她知道儿子现在在城里生活得很好，可她的心里还是放不下。田里种的稻子、坡地上插的山芋、田埂上种的豆子，看着那绿油油的长势，就觉着，这些都是为儿子种的；家里养些鸡啊、鸭啊、鹅啊，看着那肥嘟嘟的样子，就觉着是为儿子养的。因为此，儿子多次叫她去城里一起生活，她总是不舍得离开。她就是要在家侍弄这些东西，好到时候给儿子送去。可是那个不知好歹的东西，她几乎每次去都要受他的白眼。去年端午节，她送两只鸡去，儿子回她的第一句话竟是：你这么来回跑，还不够坐车的钱！秋上她叫村上的两个邻居，帮将家里收的山芋磨了粉，磨啊、筛啊、漂啊、晒啊，忙了好几天，最后她背了一袋粉送去，儿子又说：现在城里什么买不到啊？值得你费那么大的劲往这里送吗？她知道儿子更多的是心疼她，不让她这么折腾，可是谁叫我是你妈呢？等你们以后老了就知道了，自己的肉自己疼。

从村里直接到不了城里，得先骑车到附近的镇上，才有去城里的车。太阳从东边升上来，给刘姨的满头白发镶上了金边，温热的风已经解开了她上衣的扣子，旋转的车轴发出叽叽咕咕的摩擦声，在给她演奏着欢快的进行曲。此行所有的含义，都包括在她幸福的表情里。

辗转一个上午，出租车终于将她送到了城里儿子居住的小区。她将所有的东西从车上搬下来，放在小区门卫室的门口，然后先将鸡蛋和蔬菜提到儿子楼下的电梯口，再一包一包地将那三袋米扛过来，最后按响了儿子的门铃。显示屏里，儿子看到她身后的一堆东西，顿时就皱起了眉头，丝毫没有给她好的脸色看：谁叫你又送东西来？怎么讲都讲不信你！稍停又说，你等着，我下来！儿子下来了，八岁的孙子童童也跟着下来了。她选择星期天来，就是想能看到孙子。

见到儿子一脸愠怒的样子，她像做了错事的孩子，怯怯地说，疫情还不知闹到啥时候，送点米、送点菜给你备着……

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叫你不要送、不要送！动不动送那么多米来，最后时间长了，霉了、坏了，都倒掉了；送那么多菜来，我们就三个人，吃不掉就蔫了、烂了，最后也都扔到垃圾桶里了。不如我现在就给你扔掉，还省得往楼上搬……童童使劲地推着他的爸爸：不要这样说奶奶，不要这样说奶奶！

刘姨的眼泪下来了，嘴上咕隆着：都是我下贱，热脸来蹭你冷屁股！说罢，便转身往电梯间的门外走去。刘姨这是要回去了。“奶奶不走、奶奶不要走。”童童上前拦住她。刘姨硬生生地走了。儿子并没有上前拦她一下。

稍后，儿媳妇下楼来了，问丈夫道：你怎么能让你妈妈走了呢?儿子说，妈年纪大了，不能让她这样折腾，可是你好好说，她记不住。上次送米来，把腰拧了，住了一个多月院；去年夏天为了到河里捞虾子给童童吃，差点被水冲走了。人老了，头脑就一根筋，不狠狠气她一下改不掉。媳妇说，你要是把她气坏身子，弄出毛病来可咋好？儿子说，没关系，我知道我妈，你别看她现在气，过不了两天，还会照样来。

儿子冷静下来，觉得刚才的话确是说的重了一点，便撒开腿往小区里找去。

“妈，妈……”

小说

营造心灵的“桃花源”

赵克明

从教坛退下来之后，我将新浪网“古蓼耕夫”博客的博主简介更改为：

一个43年语文教育求索被清零的耕夫，一个喜欢用文字营造心灵“桃花源”的愚叟，一个浪迹江湖心若游云的行者。

43年语文教育求索被清零，这是一个事实。从虚龄17岁高中毕业任民师，到恢复高考进入师范学习，到在农村中学任教15年，再到在县城中学任教23年，学语文，教语文，研究语文，一直耕耘在语文的园子里，须臾没有离开自己心爱的语文，有过迷茫，有过艰辛，有过伤痛，有过无奈，有过过错，有过遗憾，有过荣耀，有过喜悦。然而，这一切随着一纸退休文件统统都归零了，容不得自己留恋与不舍。

归零之后，我又回到原点，开启了人生的下半场。

我写了一篇小文，把人生的上半场定位为“规定赛”，把人生的下半场定位为“自由赛”， 自由的时间，自由的空间，自由的灵魂，不必在乎条条框框，不必顾忌规规矩矩，不必为冲杀于高考的战车前而心惊肉跳，也不必去看某些“大小人物”的眼色，我会如一只自由的鸟儿，扑腾着翅膀欢快自由地飞舞。

我将身若游云，飘移于江湖之上。世界那么大，我想去看看，不用背负沉重的行李，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，去体悟“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”的苍凉，去感受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的壮怀，去品读“水作青罗带，山如碧玉簪”的柔媚，去体验“朝辞白帝彩云间，千里江陵一日还”的畅快……沿着孔老夫子周游列国的路线，沿着诗仙李太白出川漫游的路线，沿着东坡居士遭贬宦游的路线，沿着徐霞客遍访名山大川的路线，沿着马可·波罗穿行丝绸驿道的路线……

我将远离喧嚣，归于宁静的一隅。安安静静地待在自己的守拙斋里，让漂浮的心绪慢慢地沉淀，打开一直想读却挤不出时间读的杂书，老子，庄子，世家绝唱，汉晋春秋，易学释玄，六祖坛经，天下至道，老老恒言，康德美学，亚里士多德……不求甚解其玄奥，只为洗去心灵的浮尘，暂得一片小憩的树阴。偶得涂鸦的灵感，用“一指禅”替代秃笔，敲击出或多或少的文字，不是为了评职称或拿奖项而搜肠刮肚，不是为了完成某领导规定的“官样文章”，也不是为了挣几个碎银子而忸怩作态，更不是为了那种高大上的“历史使命”，纯粹是一种自娱自乐，或者是在与知者相互击掌中得到一份愉悦。

我深知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“桃花源”，用当下很时髦的一个词语来表达，就是“梦想”。我喜爱文字，喜欢思考，信奉西方哲学家所说的，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，所以，只要允许的话，我的人生下半场更多的时间是用文字营造心灵的“桃花源”，把对世相、对生命的点点滴滴的感悟，意象化地表现出来，以臻于我所想往的境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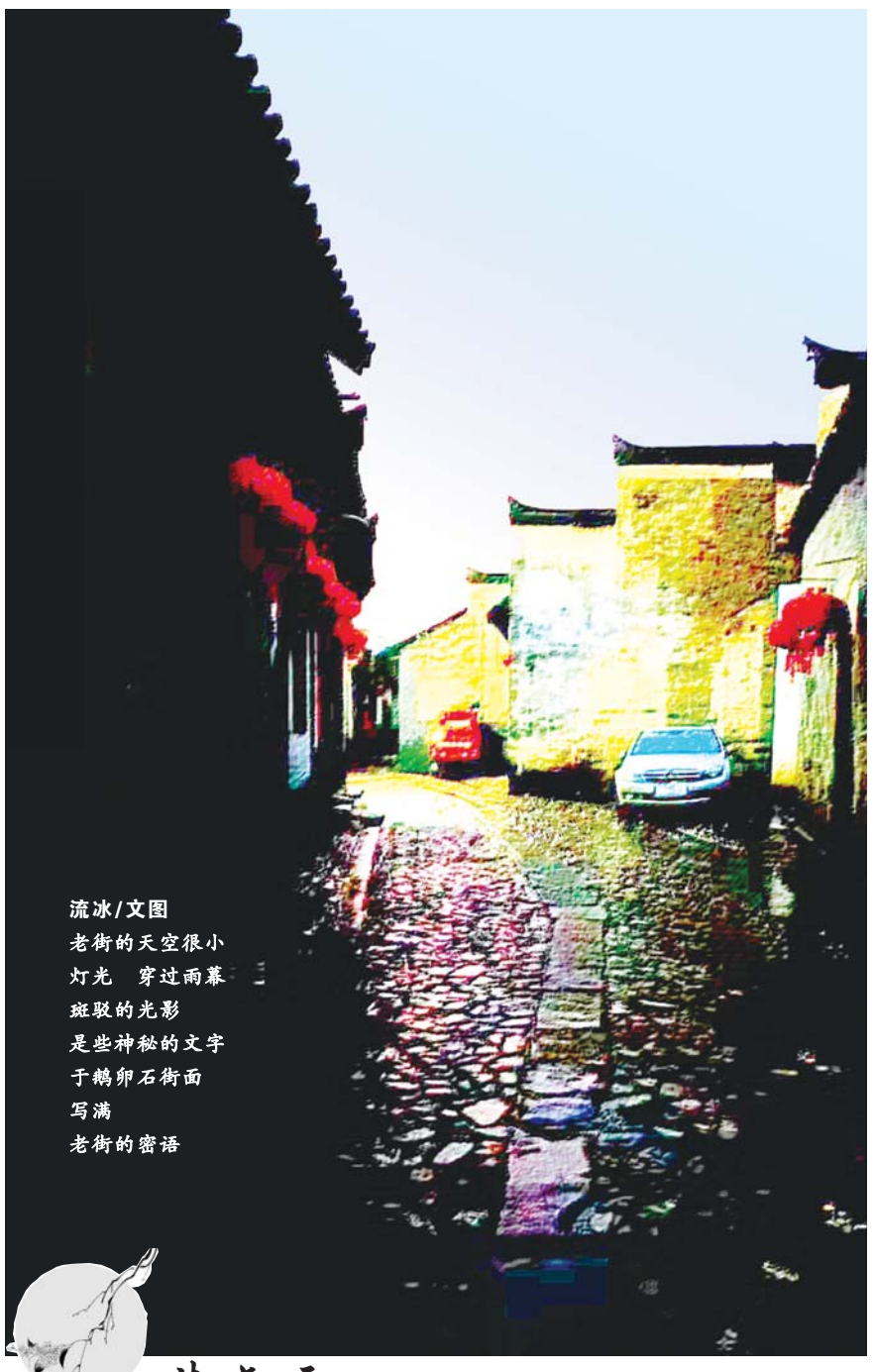
很欣慰的是，我敲击的这些点滴文字，不只是愉悦了自己，也感染了文友们，温暖了我周围的这一片天地。也正是有了这样的鼓励，我才有了选取这一两年所写的部分散文随笔汇成一集的想法。作品集共分6辑，第一辑“真正的天籁”，回眸那些老照片一般曾经的校园；第二辑“故乡的符号”，描述给予我精神养分的故乡风貌；第三辑“外婆家的老枣树”，讲述家人与亲友的故事；第四辑“北京意象”，留下自己行旅的足迹与印象；第五辑“一棵有定力的树”，记录自己对教育与人生的感悟；第六辑“纯净而婉丽的诗”，编入与读书相关的杂感。集子命名为“悼念一条河”，那条河是一个真实的存在，它流淌在我儿时的生活中，流淌在我美好的记忆里，更流淌在我精神的血液里，沿着这条河，我似乎望见了“芳草鲜美，落英缤纷”“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”的“桃花源”，内心变得怡然而安然。

有关心我的友人直言相劝，你这个鬓发斑白的老头子还在做文学“白日梦”，何不凭着头上的“光环”去“发挥余热”挣几个银子，等到“因碌碌无为而遗恨”的时候就晚了。我以笑应之，“富贵非吾愿，帝乡不可期”，我觉得心为形役是件痛苦的事，想自己想想的，做自己想做的，才是最快意的。

有位旅美青年学者说过一句话：“只要我们在这些‘碌碌’的日子里，做的是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开心地活着，‘无为’或‘有为’，又有什么打紧。”两千多年前那个曾做过“蝴蝶梦”的庄子也有言：“无为也，则用天下而有余；有为也，则为天下用而不足。”他还责备世人：“人皆知有用之用，而莫知无用之用也。”谁能断言，“无为”不是“有为”，“无用”不是“大用”呢？当然，我自娱自乐式的行旅、读书、写作，是不可能也并不奢望“有为”“大用”的。

营造心灵的“桃花源”，给自己一分自由，一分淡然，一分超脱，仅此而已。

随笔



流冰/文图

老街的天空很小
灯光 穿过雨幕
斑驳的光影
是些神秘的文字
于鹅卵石街面
写满
老街的密语

诗与画

四 月（外一首）

高 峰

鱼在水里产籽
鸟在巢中孵化
瓜果绕村，暖风薰人
牡口们在房前屋后散养
乡村的水泥电线杆上
涮着五颜六色的焐房的广告

我推开春天的家门
一只母鸡撑着发烧的体温
为了阻止一而再再而三地“抱窝”
母亲将瘦骨嶙峋的母鸡
拴在一棵尚未引来金凤凰的梧桐树下

树枝将头颅垂下去
牡口将头颅垂下去
我和妹妹将头颅垂下去

水中透视，童年重返人间
突然有了羞耻感
蛙鸣提醒深浅不一的光阴
晚风将走枝头的小裤衩

淤泥是我身上掉下来的灰垢
我要向淤泥致敬
它撑起荷叶又抖落露水
在夏天的凌晨口吐一朵莲花

池 塘

夏天到了，我又回来了
回到村庄一口又一口的池塘

诗 歌

花事绵延

李娅琳

端午吃粽子，龙舟竞渡，饮雄黄酒，系五色线是通礼，全国皆然。但本乡旧俗，若男女婚嫁议定今年成婚，有端午那天男方要给女方“送端阳”之礼。礼为男方送女方桃子鹅毛扇若干，女方收礼后，将桃扇遍撒亲朋，预告今年姑娘要出阁。旧时乡间，这是一件值得奔走相告的大喜事，这个风俗如何形成无考，只是代代相传，沿袭至今。五月是“毒月”，谢安赠扇是官家的做派，且不去管它。民间取的是“送清凉”之意，没那么多高头大册的讲究，但“送桃”我却疑是实实在在的古风犹存。“桃之夭夭，有 其实。之子于归，宜其家室。”《诗经》的国风本就隐藏了各地的习俗，若你不拿它当纸上的经典来看的话。三月开花，五月结实，灼灼桃花荡漾了三月少女的春心，接下来便是五月的“归家”之行。这是人生的顺序，也是诗经的总结。

说来惭愧，我记忆里的桃花是艳红的。这种记忆与实物无关，倒是与约定俗成的意象相连。想来灼灼桃花下，不管是约定婚姻还是某种艳遇，终归是喜气洋洋的事情，如此大红一片，方当得此情此景。但实际上大部分桃花是粉红的，非团非簇，轻烟般薄在稀疏的枝条间，是春天里一场辽阔而悠远的梦。梦醒花落，结实枝头，之后便是实实在在的人生。明唐才子有诗云：“桃花坞里桃花庵，桃花庵下桃花仙。桃花仙人种桃树，又摘桃花换酒钱”，桃花虽美，终究轻薄了些，可以换酒的桃花是入世的，所以不得文人欢喜。文人们喜欢的是清冷的梅花，而梅花的颜色大部分反倒是艳丽的，一朵朵艳丽的梅花，重重地附在虬然老枝上，在冰雪中用力的召唤春天，这是从沉重的人生里发出的飘渺希望，这样的意境，倒是读书人喜欢的。

但梅花并不是真正的出世，真正出世的是樱花，一场盛大的开放，一场盛大的落幕，浩浩荡荡的繁花如云似锦地扑面而来，离去时却又果断得叫人猝不及防。梅花不同，它不仅仅只是观赏花，除去雅舍里盆栽瓶供的梅花，田野里大部分梅花还是要结果的。花落叶成，至五月梅子青青，累累枝头供人采摘，宋荦题写的“香雪海”到底还是表达了对百姓丰衣足食的喜悦。五月是落花的延续，俞曲园曾有“花落春犹在，天时尚艳阳”之句，这是朴学里暗藏的活泼，如同老枝上艳丽的梅花，艳而清冷是一种高度，但清冷之后还有果实可供人采摘，高洁之下尚有活生生的人生，如此看来，梅花倒真是中国士子们最真实的人生写照。

梅花起初并不是观赏花，梅子也不是日后的拈入口中令人回味的零食，而是一种日常的调料。“若作和羹，尔惟盐梅。”“和羹”本有“治大国如烹小鲜”之意，这是延引之法，但借代法却是指梅花。魏晋以前，调味品以盐梅并举，终究是以吃为首要。前几年携子游西安，鉴于犬子美食家的潜质，特地选择了美食之旅，去吃临潼的大秦小宴。一进酒店门口，那浓郁的秦式风格配合现代的简洁，被门口穿大红汉服的迎宾一衬，便把兵马俑里人山人海挤出的燥热洗涤一空。食为分食制，食器均为精制的细陶，古朴中不失时尚，配以极小的小几上菜。菜分十一道，二凉四热二蒸一汤一甜品一主食，极精洁。内里一羹名“镐京和羹”，《说文》云：“羹，五味和羹也。”说白了就是以肉加五味煮成的肉汁。这镐京和羹似用古法制成，和以梅汁调味，令人想起老先生们书内追慕的风光。

我曾绣过一幅梅花图赠友，取的是齐白石老先生的笔墨。齐老先生爱梅，曾以笔润所得佃居梅公祠，造梅花书屋，以梅入诗，以梅入画，亦以梅入石。我也爱梅，朋友们都知道。但朋友们不知道的是我爱梅并不是真正爱这花，而是我书斋名”沁雪斋“，有雪无花太冷清，我又没作尼姑的打算，正好笔名中有一湄字，与梅同音，遂顺手取来，以花喻人，自比花中君子，实则欺世盗名，甚为惭愧。因此描摹齐老的梅花也不是喜欢老先生的画，真正的理由说出来有点汗颜，是为了偷懒。朋友不知这其中的缘故，求赠绣品。内心惶惶，又懒动针，正好看到齐老的梅花茶壶图，稀疏的一枝红梅，一把茶壶，两只茶杯，构图简洁的大写意，除了某大人物的名讳有点刺目，一切甚好。于是裁布作底，以针为笔，以丝代墨，绣成一幅梅花图，顺便隐去画中题字，心中窃喜又少了若干针。朋友厚道，收到后并不以我敷衍塞责为意，仍郑重其事地张挂于居室之内，以示尊重之情。

但我不曾赠绣品给群里那个叫落花的女子，倒是于前几年见过一面。在一所学校的林荫道上，我远远地看着她穿着厚厚的青灰的棉麻大衣，裹着暗红的棉麻围巾，长发披散下来，单薄的身姿被萧瑟的寒风剪成一枝梅。我们携手上楼，品茶，焚香，吃素，谈论积年的旧事。光阴暗下来的时候，我们挥手作别。我知道，落花之后，便有累累果实，挂满枝头。